



关于 我美丽母亲的一 切

深情与寂寞的人生四季

许仙 著

爱情中不可或缺的是，

执 著。

最质朴、最动人的情感守望，

认准一个人，

就“一根筋”地爱到底！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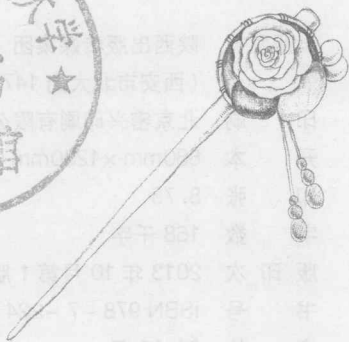
014005484

I247.57
2994

关于 我美丽母亲的一 切

深情与寂寞的人生四季

许仙——著



北航

C1693188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I247.57
2994

182003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于我美丽母亲的一切：深情与寂寞的人生四季 / 许仙著.

--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3

ISBN 978 -7 -224 -10803 -3

I. ①关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…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3184 号

关于我美丽母亲的一切：深情与寂寞的人生四季

许仙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)

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168 千字

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7 -224 -10803 -3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读者反馈卡

尊敬的读者:

非常感谢您购买本书。为能继续提供更符合您要求的优质图书,恳请不吝赐教。抽出点滴时间填写以下调查表,并尽量以电子邮件形式寄回我公司(直接注明书名、问题序号和选项对应的字母即可),您将自动成为我公司读书会会员,可长期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本公司其他书籍,免费邮寄,并可定期获赠精美礼品。

北京博闻春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电子邮箱:bwqc@163.com

通讯地址:北京市复兴路甲38号嘉德公寓722室

邮政编码:100039

公司博客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bwqc>

官方微博:<http://weibo.com/bowenchunqiu>

1. 您了解《关于我美丽母亲的一切》这本书是通过
A 书店 B 网络 C 熟人推荐 D 报刊
2. 您购得本书是在
A 新华书店 B 书城 C 民营书店 D 书摊
E 网络 F 超市 G 其他_____
3. 您目前的职业是
A 公司职员 B 个体经营者 C 公务员 D 学生
E 农民 F 自由职业者 G 其他_____
4. 您决定购买一本书的因素包括
A 内容 B 封面 C 书名 D 朋友推荐
E 媒体推荐 F 作者 G 其他_____
5. 您决定购买本书是因为

A 对题材感兴趣 B 送给孩子 C 偶然购买
D 为了收藏 E 朋友推荐 F 其他_____

6. 您购买图书最感兴趣的是

A 写作风格 B 封面包装 C 作者观点 D 作者声望

E 媒体推荐 F 书籍内容 G 其他_____

7. 您会购买同一系列中的其他图书吗?

A 会 B 不会 C 偶尔会 D 看看再决定

E 其他_____

8. 了解本书之后,您对本公司的其他图书有购买可能吗?

A 会 B 不会 C 偶尔会 D 看看再决定

E 其他_____

9. 平常读书时,从行文风格上说,您更喜欢

A 严肃深刻 B 轻松幽默 C 故事性强 D 史料性强

E 文学性强 F 图文并茂 G 系统性强 H 通俗易懂

I 观点独特 J 其他_____

10. 您觉得本书的优点有(可多选)

A 文笔好 B 选题好 C 封面漂亮 D 排版舒服

E 价格合理 F 手感好 G 其他_____

11. 您觉得本书有何不足之处,您有何意见和建议?

12. 有没有您想读但市面上却没有的书?请谈谈您的设想。

您的姓名_____性别_____年龄_____职业_____

邮政地址_____

邮政编码_____手机_____

E-MAIL _____

MSN 或 QQ _____



北航

C1693188

目 录

第一章 春东风·雨祖宗

立春 / 2

雨水 / 12

惊蛰 / 25

春分 / 37

清明 / 48

谷雨 / 57

第二章 夏东风·燥松松

立夏 / 70

小满 / 82

芒种 / 97

夏至 / 112

小暑 / 122

大暑 / 133

第三章 秋东风·晒煞湖底老虾公

立秋 / 148

处暑 / 160

白露 / 176

秋分 / 192

寒露 / 200

霜降 / 212

第四章 冬东风·雪花白蓬蓬

立冬 / 224

小雪 / 236

大雪 / 242

冬至 / 251

小寒 / 258

大寒 / 266

春 立

第一章 春东风·雨祖宗



立 春

我母亲去世了。她死于食道癌。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，这病都这样，医生说她最多可以活三个月。但她又活了六个月零三天，去世时就剩下皮包骨头了。她是被活活饿死的。最后一个月，食道癌拒绝任何食物进入她的体内，连喂口水都是痛苦的。这时候母亲已经不会说话了，头也直不起来；但弥留之际是清醒的，她突然伸出枯枝般的右手，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用尽毕生的力气抖了三抖。我知道她想说什么。她是想对我说“快！快！快！”。那一刻我相信冥冥之中或许真有神灵，我侧过头去，朝老屋的门口张^①去。我以为在天井那里，会有一个老男人从天而降。他背的背，拎的拎，地上还攒着好几只包，他伸着老鸭头，朝屋里张张，说，老太婆，我回来了。但是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老屋的门口空空如也，连秋风都不打那儿经过。屋子里弥漫着桂花的

① 张：杭州方言，看或望。

郁香，这时候浓烈到了极点，母亲的手忽然松了，像秋风折断的枯枝从我的手中掉了下去；等我回过头来，她老人家已经溘然长逝了。我看了一眼左腕上的罗蒙石英表，是北京时间2004年9月14日午夜11点28分45秒，星期二。

按照老墙门里的规矩，我们应该在家为母亲守灵三天。但是我没有。这倒不是因为十八只秋老虎才走了九只，夏天的余威尚存，母亲的遗体不宜久留，而且没这个必要。我们家无亲无故，母亲是孤儿，在孤儿院里长大的，可我又不知道她是哪家孤儿院的，是否有通知的必要？潮王路那边的老街坊因为拆迁皆作鸟兽散了，也无处通知；而父亲那边，我只知道他籍贯山东，民族汉，出生在山东、安徽或别的什么地方。仅此而已。根本就不会有人来奔丧的。三天。多么漫长的七十二小时！我若那样做了，反倒是冷落了母亲她老人家。

第二天上午，殡仪馆的灵车就来将遗体拉走了。母亲走后，老屋里仍余香缭绕，数日不散。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，相信人的灵魂是有气息的，相信我母亲的灵魂是桂花香型的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我曾数次闻到过这浓郁的气息，现在我知道了，那正是母亲灵魂出窍的时候。母亲的灵魂终于走了，屋子重又恢复到陈腐的气息之中。

我再三再四地琢磨着母亲的临终“遗言”。她要说的是“快！快！快！”，这，没有错。但既然不是指那个人回来了，难道是催我赶快去车站，去把那个人找回来？难道冥冥之中，她已经收到

了那个人坐哪次列车回家的加急电报？出于我个人的怨恨，我真不愿意提到那个人。那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我的父亲。1972年4月18日，那个人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他说过他要回来的，他说过他要给我母亲幸福的。而他所说的幸福就是让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徒守空房，暗自落泪。我始终闹不明白，母亲为何到死都觉得嫁给他是幸福的？她幸福什么呢？她空抱着一个子虚乌有的诺言，就得到终身的幸福了吗？

那年我三岁，十足才二十三个月。二十三个月大的伢儿^①有没有记忆力？我不清楚。但我对他没有一丁点儿印象，有的只是后天滋生的怨恨。因为他，我母亲过了大半辈子没有男人的生活；因为他，我从小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上的父亲。我忌讳使用“父亲”这两个富有责任感的汉字。从懂事起，我就习惯用“那个人”来替换“父亲”。是的，我恨我父亲，尤其在今天，是他让一个为他苦苦坚守了三十二年的女人，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。

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初夏，我的恨就开始爆发了。那是一个沉闷而又聒噪的午后，护城河畔的烟柳中，蝉声凶猛，一群游蜂浪蝶纷纷过河而来，徜徉在花丛中，没有小伙伴的我则拖着瘦长的影子，孤独地徘徊在河边，用橡皮弹弓恶狠狠地袭击着那些出没在垃圾堆中的城市耗子；母亲又来叫我去城站^②，我突然发疯

① 伢儿：杭州方言，孩子。

② 城站：杭州火车站。

似的冲她大吼大叫。我说，他死了，你还要找他干什么呢！我叫喊着，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母亲愣住了。她瞪大着清澈如泓的眼睛，怯怯地，不知所措地望着我。她是一个连如何打骂伢儿都不会的母亲，她就眼睁睁地盯着我发疯似的朝清泰门外跑去；见我跑远了，才焦急地喊：米子你回来！米子你回来！

听母亲说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并不长，连头带尾也不过三年多四年不到的时间。那个人没有杭州市籍户口，没有工作和单位，但他想挣钱养家。他第一次离家是母亲刚怀上我的时候。照母亲的说法，他是得知她怀孕了，才决定出门去挣钱的。他出去了五个多月，带回来一小笔钱。母亲没有问他去了哪儿。这钱又是怎么挣来的？我母亲才不会问呢，她相信一个人往往相信到骨头缝里去了。但那个人自己说，他在上海给人挑大粪。每天挑粪都像地下行动，鬼鬼祟祟的，在后半夜，把大粪挑到黄浦江码头，然后从苏州河上运走。他第二次离家是在我满周岁的第二天。一家三口度过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后，一直找不到活干的他又走了。他在外面待了七八个月，说是放心不下我们，就匆匆地赶回来了。他脱了一层皮，颧骨凸出，像有人在他的脸皮底下塞了两只乒乓球似的；长发又乱又黏，有一股异味。他撕开牛头短裤上的暗袋，摸出那几张钞票来，理了理齐，塞到母亲的手里。他说我只能挣到这么多了。母亲的眼睛红了，湿润了。在家千般好，出门半步难。她知道他尽力了，但她不说话。她不是那种麻雀型的女人，就会唧唧喳喳；她像蜜罐，习惯把真情实感深

藏在心里。她什么都不说，只是默默地捏着那几张钱，像捏着什么庄重的东西，沉甸甸的，双手贴在胸口，好一会儿，她才进里屋去放好。母亲把钱藏在她的枕头底下，她一直如此，好像只有枕着钱她才睡得安稳。好像枕头底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。

我甜甜地睡在床上，对父亲的回家不理不睬。母亲朝甜睡的我笑了笑，伸出一根手指头在我红扑扑的小脸蛋上点了两下，她说，米子，你爸爸回来了。我迷迷糊糊听到动静，嫌她吵，就皱了皱小眉，继续睡我的觉。母亲悄悄地退了出去，端了一盆清水，清水里还有一把剪刀、一把牛角梳子，准备给父亲搞卫生。汗味浓重的父亲就坐在门口，幸福地低下头来，听任母亲给他剪发、洗头。母亲一边洗，一边告诉父亲，米子长高了，也胖了不少，米子有十三斤八两了，他还在睡觉觉……

天还没有黑，我们家就早早地关了门，母亲炒了几个小菜，陪父亲喝了点小酒。那天晚上，母亲在父亲的身上发现了不少伤疤。母亲向我比画这些伤疤的长度和宽度时，她纤细却已粗糙的手指在我面前一惊一乍的，也不知她发现时有多心慌！听父亲说，他是在南京西善桥码头装卸货物时弄伤的。肩上、腿上的伤还不怎么样，划伤了就划伤了；最可怕的是腰背上的那道伤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他说那是他下船去背货，也不知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，死沉死沉的，每个都有两百斤重；他刚背起麻袋，立起身来要走，那根带铁钩的竹篙就横过来了，砰地击在他的腰上。他整个人一软，就掉进了货舱里，被麻袋压在了底下。幸好是掉在

船里，下面的货物堆积如山；如果掉在江里，那他就没命了。可以想象，那个晚上，母亲是怎样心疼地流下了眼泪，她极其温顺地忍受了父亲一次次的粗暴，愿意把自己的肉体 and 骨头都当作食物喂给这头饥饿的雄狮。在后来等待父亲归来的漫漫岁月里，母亲又一次比画起父亲身上的伤疤时，我对这个夜晚还有一点点印象，因为我哭醒过好几次。我一哭，母亲就伸过手来，抚摩我的头皮，或拍拍我的胸口：米子乖，睡觉觉。但我不屈不挠，朝他们哭个不停。母亲没有办法，一把将父亲推下身，然后抱过我，下床给我把一场尿，上床后让我睡在她的臂弯里，把多滋多味的乳头塞进我的嘴里。一有奶喝，我就忘了一切，甜甜地睡着了。

等我睡熟了，母亲收回她的乳房，一转身，父亲就急吼吼地爬了上去。当一切平静下来后，母亲躺在父亲呵护的臂弯里，听他讲这次出门的经历。他说他还是第一次下长江，真辽阔啊！母亲就问，比钱塘江辽阔吗？他说还要辽阔。母亲又问，那有潮水吗？他说那倒没有，但也够险的，无风三尺浪。母亲眼又红了，又湿润了。她要他保证以后再出去时，不要在码头这种危险的地方找活干了。父亲含含糊糊答应了一声。母亲侧耳细听，他已呼噜声声了。母亲甜甜地骂一声猪，又莞尔一笑，侧过身来，搂着我睡，边睡边想她的心事。其实母亲也没什么心事可想的，她只是胡乱想想而已。因为她一点睡意也没有，想找个人畅谈到天亮，可父亲太累了，他早已鼾声如雷。第二天，家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芳香，连我们的呼吸也都是香香软软的，仿佛到了丹桂飘

香的季节。这是我母亲在昨夜香汗淋漓的结果。

父亲对他身上的创伤倒是满不在乎的，他说这算个啥！有创伤的男人才成熟；但女人就不同了，女人有疤会很难看的，所以他要母亲千万别弄伤自己。多少年后，病重的母亲还能清晰地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，她笑了，笑容里满是心酸的泪珠。接着是父亲的第三次离家。4月，那是江南最春天的季节。头天傍晚，父亲就早早地收拾了行李，母亲也早早地烧好了夜饭，但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吃就早早地睡下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背起行囊，两腿发虚地走了。

母亲抱着我，把他送到大路上。母亲说你要早点回来呵。母亲说不管赚得到钱赚不到钱你都要早点回来呵！父亲说知道了。父亲再回头时，母亲抓起我的小手，朝他一挥一挥的，最后就僵在了半空中，直到他走远了，看不见了，母亲才放下我的小手，默默地抱着我回家。

三个月后，母亲也不得不两腿发虚地走进潮王区人民医院妇产科，去拿掉肚子里的伢儿。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，她怎么会不要这个伢儿呢？那时候又不搞计划生育。要不然，在这个世上，我就有个弟弟或妹妹了，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孤独了。也像个孤儿似的。是不是人活在世上都是孤儿？纵然你有十七八个兄弟姐妹，但你的心还是孤独的。拿掉了伢儿，母亲在医院走廊的长条凳上，空落地坐了半个多小时，这才起身，忍着创痛，又整个人空落地走回家来。冰冷的金属器材在她体内碰撞时发出

的冰冷的叮当声，死死地盘踞在她的脑海中。还有那撕心裂肺的疼痛。当她扶住自家的门框时，额头已滴答着黄豆大的虚汗，噼啪落地，一摔八瓣。她再也迈不开步子了，扶着门框整个人一点点地矮下去，瘫软在门槛上。她抱住门框，心里酸酸的、涩涩的，像一块灰手帕被折了又折，折得复复杂杂的，叫人难受。她比纸还白的脸儿轻轻地贴在门框上，眼泪无声地顺着木框往下淌，往下淌。前面的眼泪被木框吸走了，后面的眼泪又继续往下淌。

我五岁那年，潮王路开始改造。我们要拆迁了，但父亲还没有回来，他已经出门两年了。这下母亲急坏了。她说她哪儿也不去，她要在这儿等我父亲归来。如果我们搬走了，他到哪儿去找我们呢？母亲的这种说法，后来被酒鬼叔说成是完全多余的。酒鬼叔说我父亲是跑过三江六码头的人，他若诚心要找我们还不容易？只要到潮王路派出所问一声就知道我们的下落了。酒鬼叔说这句话时，我们已经搬迁到八卦墙门了，他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：我父亲至今还没有回来是存心的，他是存心不想回来才不回来的。为此，母亲暗暗地忧伤了好些日子。

随着潮王路拆迁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，母亲又要求原拆原回，但也遭到了拒绝。听说重建后的潮王路，将是一条寸土寸金的商业大街。我们家因此而成了老城改造的钉子户。城建部门以最大的优惠政策，让我母亲在两处城乡接合部超大面积的住房中任挑一套，她都不干。母亲是固执的，她要做什么事情，总是一

条道走到黑。四周的老屋全拆除了，扒平了，唯独留下残墙断壁的我家，孤零零地竖在那儿，像汪洋中的一条小破船。后来，母亲终于在城站以东百米处的清泰门外，和车站隔河相望的始版桥直街上，找到了一个使用面积不足 30 平方米的小套；这个要求让城建部门感到非常意外，那个负责人高兴得像走夜路拾了个金元宝，怕是睡熟梦里都要笑出声来的。

对此，我是这样理解我母亲的。她以为生活在城站附近，碰见从外地归来的父亲的机会就多一些，和我们常说的“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”是一个道理。

1974 年 2 月 25 日，在拆迁期限的最后三四天里，我们搬家了。

杭州过去有许多老墙门，人们习惯以门洞的形状来称呼它，比如门洞是月亮形的就叫月亮墙门，门洞是梅花形的就叫梅花墙门，门洞是八卦形的就叫八卦墙门……这样通俗易懂，好记好辨认。始版桥直街 62 号，我们家的新址，就是八卦墙门。墙门里其实就是个大杂院，住着数十户人家。有不少伢儿，都很疯很野，整天在外面打打杀杀，他们的声音尖得就像划来划去的刀子一样，把天井里的晚风撕得支离破碎。几幢楼房统一是两层半的，最上面的半层是阁楼，里面矮得站不直人，但照样住人。只是太委屈了那些脑袋瓜子，进进出出时，免不了要磕头碰脑、起包破皮的。在杭州，城市居民的住房向来非常紧张。谁叫它东南形胜，山清水秀，太会招惹人。现在也是如此，房价炒上了天，真正能够享受宽敞住房的，都